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第七十七回 感前塵暗吞一掬淚 掀醋罐枉吃五分頭

再說天敏逃回家內，他現在仍同媚月閣住在一起，不過境況已大異從前。皆因媚月閣當初在妓院中的時候，本有數萬金私蓄，那一次雖嫁官銀行總理趙伯宣，無如她自己放蕩，私識了裘天敏，夫婦反目，倉卒下堂，非但未能囊括，而且賠去數千金小費，前書早已敘明。後來她與天敏同居一起以來，住的是洋房，出入都用包車，家中還裝置電話，以便天敏出去，隨處可以呼應。閒來無事，便燒鴉片煙消遣，二人都已上癮。一切起居服御，儼如富貴人家。還有天敏所賺三百元一個月的包銀，猶不夠他自己一個人花用。家中開銷，仍時時向媚月閣開口。試想媚月閣乃是一個妓女，又不是做官人家的女兒，有她老子刮下的民脂民膏，可以任意倒貼。她所仗無非是幾個賣笑之資，老古話有句湯裡來水裡去，可憐她一生積蓄，未及二年，竟被天敏吸收一空。雖然彼此都用過的，並非天敏一個人浪費，然而面要透本窮源，何嘗不是受天敏之累。但媚月閣卻一點兒不曾抱怨天敏，她以為主意都是我自己打的，現在既已錯了，不妨一錯到底，因此手內完了，便向姊妹行中借貸，或把乎飾物件抵押，處境雖迫，虧她竟安之若素。天敏缺錢用時，她凡有可設法處，無不設法措給他。所以天敏仍肯夜夜陪伴著她，不曾因她窮了，遠處地方，退避三舍。這也是他二人一點兒情義，不可輕於埋沒的。此時天敏回到家中，媚月閣正當橫在煙榻上，嗶嗶吸煙過癮。天敏脫下馬褂，一屁股坐到榻上，也即倒身橫下，把身子湊上幾湊，腦袋未能著枕。媚月閣忙丟下煙槍，掙起半身，讓天敏將枕頭拖過一段，兩人雙雙橫好。天敏先笑了一笑，說：「今兒好險。」媚月閣慌忙問險什麼？天敏道：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今兒我城裡的姑丈，居然到戲館中找我要錢來了。」媚月閣驚問後來便怎樣？天敏說：「後來他想動手，幸虧一巴掌打了旁邊人，他們鬧起來，我也得脫身走咧。」媚月閣吃了一驚，說他動手，你可曾被她打傷沒有？天敏笑道：「沒有傷。這土老兒第一下子，就惹了禍，所以我一點兒沒被他打著。」媚月閣皺皺眉頭說：「你作事太險了，只恐他這回被你跑了，下次還要來找你呢。總之你這件事不該乾的，我對你說：「再過一禮拜，買家一票土帶到之後，馬上就可脫手，他答應我五百塊錢，諒來不致失約。你偏要去找你家姑母，後來就鬧出這樁把戲。錢雖有了，究係大大的風險。設或路上被他碰見，豈不吃虧。」

天敏笑說：「你休膽小，他的脾氣，我很知道。錢雖看重，但事過之後，就肯冷淡，深怕認真交涉，不免還要賠錢。故他這回脫空，下次決不再來尋我，這是我估准的。至於這筆錢，不是我不肯聽你話，皆因欠的是律師費，他那裡寫信來，限我三天還，倘沒有錢又要控告，我不得已，才出此一法，不然誰高興人不做事做呢！」說話時，媚月閣已銜上煙槍頭，重複吸她的大煙。天敏自己也未過癮，聞著她吹來的陣陣香氣，不覺饑涎欲滴。因媚月閣尚未吸完，不便催她，只得在煙盤中放的一隻香煙罐內，抽一紙煙在燈上燒著了，銜在口中，聊以解渴。不多一會，媚月閣吸過癮，起身讓天敏換到下手橫著，以便裝煙順手，自己卻在梳妝台上的玻璃缸內，拿一個黑裏嚼嚼，以解口中的煙臭。一面也取一支紙煙呼著了，就坐在天敏對面，也不橫下，蹺起一條腿，一手夾著紙煙，一手便把煙盤中放的一封信，拿給天敏觀看，說：「這是電燈公司來的信，就為那五十幾兩銀子，限期七天，一定要付。倘或不付，便要剪線來了，你看過沒有？」

天敏正燒著煙，聽說也不接她的信，隨口回答說：「我倒沒留心這個，既然他們要來剪線，可一定要付咧。」說罷，手中的煙泡也已打成，天敏出空一條手，舉起煙槍，把門門在燈火上熏熱了，一手將杆子上的煙泡，趁熱繃上去，兩手忙碌非常。媚月閣曉得他沒第三隻手，要接他這封信了，因復置在煙盤旁邊，自己也橫了下來，叫聲阿二那裡，伺候她的二姐，正在隔房打盹，一聽主人呼喚，慌忙揩揩眼睛，奔到這邊，問小姐什麼？媚月閣道：「我的貂桃皮襖和青種羊皮緊身，不是都還未曾放在箱子內麼？你明兒替我去當八十至一百塊錢，教車夫帶去付電燈賬，不可忘了，被他們剪斷線，再接可周折得很。」二姐答應一聲，忽又想了一想道：「小姐的貂皮緊身，不是在上回付巡捕捐的時候當了麼？大櫥內好像只有一件青種羊的了。」媚月閣罵道：「笨賊，貂皮的沒有，還有白狐嵌，不是現在也用不著穿了嗎！你只消湊足數就是，何用嚕嚕嚇蘇。」

二姐諾諾連聲，退到隔壁房間內，對另外一個粗做的，搖了幾搖頭。粗做的已聽得他們隔房吩咐之言，故也搖頭示意，兩人並未出聲。這邊天敏連呼了三四筒煙，方把牙槍放下。媚月閣問他可要吃半夜餐？天敏點點頭，說：「可以吃了。」於是媚月閣重複喚二姐端整，吃的乃是炒麵泡粥兩樣。天敏食量頗宏，吃了一大盤面，還添三碗泡粥，方始果腹。吃了半夜飯，又不免雙雙吸煙，直至天色破曉，才各解衣安宿。一宿無話，次日三點鐘，天敏先起身，告訴媚月閣說：「今兒有朋友請客，少停不回家晚飯。」

媚月閣一想，天敏少停既不回家用飯，自己一個人在家，豈不氣悶，不如到鑫益裡賈公館去，一則賈少奶好幾天沒有來了，不知身子可好，自己本欲去望望她，二則順便問他們少爺帶的土，幾時可到，因他告訴我這筆土脫手之後，可賺一千餘元，答應借五百塊錢給我。這是求人之事，必須自己去討回音。前幾天懶於出門，今兒有此機會，免不得跑他一趟。梳裝既畢，即命車夫點燈拖車，自己下樓坐包車，直到鑫益裡賈公館門首下車。媚月閣抬頭先看他家樓窗口，不見燈光，暗說來得不巧，賈少奶大約出去了。叩門一問，果然他們少奶奶，同著隔壁三小姐，到大馬路去買東西，尚未回來。馬前馬後，就要回家的。媚月閣原是熟客，賈少奶雖不在家，她也無妨上樓，在她們房間中老等。賈家的丫頭阿寶，倒茶拿香煙過來，媚月閣問她：「你家奶奶，這幾天身子可好？為甚多天沒到我那裡去了？」

阿寶回言：「奶奶身子倒沒甚麼不舒服，只是這幾天因同少爺淘氣，氣得她沒有出門，今兒還是隔壁三小姐要到大馬路買東西，約她出去，硬拖她出門的呢。」媚月閣說：「為甚你家奶奶又同少爺淘氣呢？」阿寶說：「這倒不知。」其實阿寶何嘗不知，便是媚月閣也有幾分明白。料定賈少奶一定為著琢渠沒有差使，手頭很為艱難，經濟上不能稱心，因此夫妻時常反目。琢渠著著退後，少奶奶卻步步佔先。媚月閣勸她休得如此，男人有差使沒差使，原是常事。況他開銷也不曾少你的，你豈可因他沒差使之故，這般刻薄他。男人第一須要有志氣，現在他正當不得志的時候，要爭氣，爭不轉，你再磨折他，豈不將他的志氣壓殺，日後如何再辦大事。婦女無故刻薄丈夫，實是一樁大忌，勸她萬萬不可。此時聽了阿寶之言，曉得他們夫婦，大約又因此事氣惱，暗歎賈少奶的器量未免忒殺小了。

阿寶既不明言，她也未便置議，燃著香煙。阿寶自下樓去。媚月閣一個人坐著想起當初自己與天敏第一次相識，就在這一間房內，屈指算來，也不過兩三年光景，中間卻經過無數曲折，彷彿一齣戲文，現在不知演到了第幾幕，連自己都不曉得下文是何結局。記幼年墜落平康以來，也曾賣笑逢迎，也曾高抬身價，從前嫁趙伯宣的時候，居然官家太太，現在又變成無主落花，飄零身世，那天敏不過為暫時破除寂寞計，決不能長久相與，待自己吃盡當光之後，諒他也不肯再來，暫時我決不教他走，既走之後，我也決不教他來。到那時死心塌地，另打主意。好在自己從前相識的，盡是班富商大賈，達官貴人，內中很有幾個闊人，想我嫁他，我未肯輕允。日後投奔他們，諒來還不致無啖飯之所。想自己一生困苦，固已嘗遍，然而那好吃好穿，珠圍翠繞，平常女人所渴望終身，不易輕得的福氣，我也曾消受過來，死後也未嘗對不住閻王老子。況我平生作事，磊落爽直，雖然是個女子，倒大有男人脾氣。認識我的人無不稱贊我，惟有相與裘天敏這件事，雖係一時之誤，卻成了終身大玷，諒來也是前生夙孽使然，無可補救的。一念及此，又不免想到當年賈少奶托故下樓，剩他與天敏二人，在這一間房中，雙雙相對的情況，頗有不堪回首之感。正當她胡思亂想間，忽聞弄中車夫吆喝之聲，接著叩門聲響，媚月閣暗說：大約賈少奶回來了。聽下邊開了門，果然賈少奶的喉音，直透上來。先是她與隔壁三小姐道別，賈少奶教她放了東西，就到這邊來晚膳，三小姐卻回她吃過晚飯再來。移時賈少奶上樓，後跟阿寶，手捧著許多大包小紮，送進房內。媚月閣見了她，說：「你買辦了多少東西，去這許多工夫才回來，人家等你好半天了。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這幾天懶出門，家中連燒小菜的冰糖，都用完了，適才還是到隔壁人家借了一抓，所以我想萬不能再挨了。豈知一到大馬路，南貨店生意實在忙不開，我買的東西雖少，花色甚多，因此等了好半天。隔壁三小姐要滾衣裳，在洋

貨店買絲邊，只剪五碼東西，卻揀了四十多樣。我自己又到絲線店中買了些紮頭線，幾路打岔，不知不覺的耽擱了三點多鐘工夫。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媚月閣尚未回言，阿寶接她的口說：「來不到半點之久呢。」賈少奶笑說：「了不得！你等我這點兒時候，就口出怨言麼？我常在你家坐兩三個鐘頭，等你老人家回府的日子，就倒忘了嗎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幸虧我還不曾口出怨言，你已牽我頭皮，倘我當真說你什麼，怕不要惹你同我算五百年前的老賬麼！這個除卻你家少爺，別人可擔當不起。」賈少奶說：「偏要你擔一擔。」媚月閣笑說：「那時我惟有另請高明瞭。」

賈少奶罵了聲放屁，一面將所買南貨，如冰糖、蝦米、香菌、木耳之類，一併交阿寶帶下樓去，其餘茶食等件，另用洋鐵罐裝好，再拿一隻玻璃杯子，裝一杯南瓜子，放在媚月閣面前說：「不同你算賬了，請用瓜子罷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這才像個賢慧夫人。」賈少奶說：「好老臉，虧你倒不怕丑。」自己又將絲線等物，開大廚抽屜，安放妥貼，伸一伸懶腰，說：「吃力得很，我要用補藥了，你可能陪我？」媚月閣曉得她要吸鴉片煙了，吃煙人都知道吃煙人的脾氣，銀錢不希罕，鴉片煙便是性命，多糟蹋了一筒，就不免心頭肉痛，因此客氣一句，說：「我才從家內吸了出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不妨事，你是沒頓頭的，再來陪我吸幾筒何妨。」

媚月閣聞言，也不再客氣了。賈少奶即喚阿寶拿煙盤開燈，兩人上下手橫倒，賈少奶一邊燒煙，一邊問媚月閣，這幾天可曾見曹少奶和甄大小姐一班人。媚月閣說還是那一天，同她們在你這裡分手之後，直到現在，沒看見她們了。她們幾個，也不到我那邊去，不知為何？賈少奶道：「你不曉得甄大小姐，現在輸得不得了嗎？」媚月閣驚道：「難道她們又賭錢了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何消說得。甄大小姐連娘的首飾都拿出來抵押借錢，每夜每人，常有兩三萬出入，你想局面大不大？有一夜她們招呼我同去，我站在旁邊，看了一夜，沒敢下注。後來曹少奶奶贏了三千多些，分給我五十塊紅錢，這倒是穩取荊州，不擔風險的，終算是沒白跑這一趟。」

媚月閣聽說，不免又發牢騷道：「原來還有這等事，大約她們曉得我窮鬼，輸錢不起，故此不來知會我了。」賈少奶忙道：「哪有這句話，我也偶然在別處遇見她們，談起此事，相約同往的，不然她們也未必來招呼我。皆因邀人賭錢，贏了沒好處，輸了很容易招怨，故此她們若非自願，決不肯輕易約人的。」媚月閣聽了，仍有些不懌，賈少奶便不再同她講這些話了，問她適才同我一起出去買東西的三小姐，你可曉得此人？媚月閣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此人是誰？從前怎沒的得你講起，有這樣一個朋友呢！」賈少奶道：「提起此人，亦頗有趣。她才從蘇州搬到上海，就住在這裡隔壁，從前你住的那間房子內。同我相識，還不滿十天，卻比老朋友更為要好。承她的情，當我自家姊妹一般，告訴我一樁秘密之事。這件事，很不容易聽見，你可猜得出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糊裡糊塗，一點兒沒有來由，教我怎麼猜法？」賈少奶連說希奇得很，此時她手中的一筒煙已裝好了，推給媚月閣吸。媚月閣道：「你自己吸罷！請先講這個秘密新聞呢，我被你說得耳朵很癢的。」

賈少奶笑了一笑，吸煙人都有一種脾氣，在煙壩上無論談判什麼煙國大事，手中煙筒已裝好，就說到生死關頭，間不容髮的時候，也必須暫停片刻，待一筒煙吸完之後，再為開口。所以賈少奶未能免俗，自把槍頭塞進口中，嗖嗖的大抽一陣。媚月閣看著她耳癢難熬，她也全不管賬，自把這筒煙吸完，吐出一口白氣，方繼續前言道：「她今年二十三歲了，面上還是小姐，暗下已有了男人。這樁事在上海原不希罕，便是蘇州也很多的。皆因近日風氣開通，閉塞反成頑固，所以一朝天子一朝人，老古話原沒說錯。不過這三小姐的男人，並非別個，卻是她嫡嫡親親的叔父。這老頭兒今年已五十多歲了，一部落髭鬚子，又黑又胖，齷齪得會麼似的，比三小姐雪白粉嫩的皮膚，吹彈得破的臉兒，一丑一俊，不知他二人怎樣搭上的？據這三小姐自言，她還是十三四歲的時候，就被那叔父勾引壞了，因她父親早故，母氏糊塗，沒人管束，任他們昏天黑地，混了十年光景。無巧不巧，一向平安無事。今年這三小姐忽然有了身孕，本來一家屋裡作事，關了門便沒外人知道。莫說養私娃，就殺了人也不打緊。無如三小姐已由她母親出主意，許了人家，定期就在下一個月迎娶過門，她這肚子必須再挨四五個月，方能出空。你想這樁事，不是很尷尬的麼！所以害她沒了主意，又恐肚子高將出來，蘇州地方小，一班人見識不多，口頭狠毒，傳出去，被男家知道，一世沒面目做人。因此萬不得已，才一個人搬到上海來避人耳目。可恨那老頭兒，還死不赦她，居然跟著回來。現在隔壁這間屋，就是他叔父出錢借的，連傢伙物件，也是新買。聽說他們蘇州頗有田地房產，還是個大人家小姐。本來上海一班男女下人，都是新由薦頭人家僱來，很可瞞過他們。無奈他兩個在蘇州的時候，叔姪稱呼慣了，至今猶沒改口。白天叔姪，晚間夫妻，弄得他們這班下人，都不懂主人是個什麼路道，暗下紛紛議論。連我家底下人都得了風聲。阿寶進來告訴我，我就曉得內中必有蹊蹺。日前在洋貨店買東西，遇著她談論之下，方知是隔壁鄰舍。當夜她便在家用晚飯，第二天她自己辦了菜，請我過去吃飯，這時候我方遇她那可嫌的叔父，只顧對人擠眉弄眼，很有些老不入調。三小姐為人，倒頗和藹可親，還不知為何腹中有了賊證之故，急於請個人主意主意。看我很像老口，故而三四天之後，就自己親口告訴我這一段情節。她的意思，想先期將腹中的孽障打落，出空身體，回轉蘇州去做新娘子。不過她那叔父，很不願意糟蹋他的親骨肉，不許三小姐打胎，倒說帶身子過去，也不妨事。六隻眼睛拜堂，天下通行。你想這老頭兒還想養外孫子，但不知生下後，到底怎樣稱呼他呢？」

媚月閣聽得很為有味，笑道：「果然希奇得很。現在這三小姐難道依她叔父的主意了不成？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個如何可依！倘好依從，也不必由蘇州搬到上海，多此一舉咧。三小姐曉得她叔父一廂情願，不顧大局，依他不得，所以自己決意打胎。無奈老頭兒天天在家看守著，不讓她請穩婆，也不放她進醫院。三小姐沒法想了，不知在哪裡探來一個方法，說香可開竅，若把麝香安放臍中，自能小產。因此她私自在藥店中買了麝香，如法泡制，居然瞞過老叔。不意她腹中這個胎，月份大了，根深蒂固，竟毫無功效。三小姐真個急了，才同我商量。」媚月閣拍手笑道：「妙得很，三小姐頗有眼力，不請教別人，卻來請教你這狗頭軍師！後來便怎樣？」

賈少奶道：「後來我想三小姐很可憐的，受她惡叔的欺侮，就想打他抱不平，請人去同那老頭兒交涉，三小姐說這件事使不得，他在上海吃了你們的虧，回轉蘇州，仍舊要拿我晦氣。我想這句話也不錯，我們是不能跟著她腳根轉的，於是乎只得暫息干戈，單為三小姐設法打胎。我想打胎，原不是什麼難事。當天下藥，不妨回轉家中，滿了一周時出來，收生之後，仍好回去，統共耽擱不到兩三點鐘工夫，任那老頭兒乖尖了頭，也決決料不到他竭力挽留的寶貝，已暗地出鬆。只是下藥同收生的地點，很有些為難。若往穩婆家中去罷，又恐小戶人家，眼目眾多，旁觀不雅。請回自己家中，一定要被老頭子看破痕跡。我一想一客不煩二主，做好人索興做到底了。樓下房間，自方四少爺回京之後，又沒借過別人，原本空關著，不如借給她暫時一用。這裡的底下人，口頭也很緊的。事畢之後，只消費他們幾個閉口錢，另為我點一副香燭，燒個利市，就算數了。三小姐聽我之言，感激得了不得，幾乎對我下跪，托我愈速愈妙。我想這件事，著重在穩婆一人，性命出入，非同小可，必須請一個資格老練，手段高明的老娘才好。故不能打發底下人去請，必須上頭人自為尋覓。當夜我對少爺說了，教他去打聽老娘，不意他忽然間變得仁義道德起來，倒說這件事，傷小孩子一條性命，有關陰功積德，非但不肯去尋老娘，反教我也不必管賬。當時我幾乎被他氣煞，至今已鬧了好幾次。三小姐得知此事，抱歉非凡，天天過來勸我息怒，說這是她的不好，害我們夫婦淘氣。其實不然，這殺胚我早已看他不上眼了。就沒這件事我也不饒放他的。今兒我本本不出去，也是三小姐強我走，我恐不陪她，她要誤會我動她的氣，因此才同著出去，少停她吃罷晚飯，還須來此，你一定可以見著她，她一張臉生得著實討人歡喜。便是刺點兒繡，做的手工細活，也精緻非凡，真是個聰明絕頂的小姐。可惜作事糊塗一點。現在我腳上穿的這雙海棠繡鞋，就是她手制送我的，你看顏色多好，線腳不露，鞋子店休想買出的這種細巧手工。將來我還得請她做一雙送給你呢！」

媚月閣笑道：「我不要。人家大著肚子，你還不體諒她，教她做什麼手工。現在這打胎的事，你們少爺反對，你打算怎樣呢？」賈少奶哼了一聲道：「他反對成什麼用！他是個什麼東西！」常言道家無二主，此地便是我作主，我要怎樣，誰敢不依！這幾天中止不行，並不是怕他反對什麼，皆因我從未生育，沒有熟識的老娘，自己又懶於出門去打聽，所以暫停進行。但事不宜遲，

這兩三天中，我也一定要替她辦妥了，你還當我怕什麼人嗎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曉得你雌老虎利害，誰敢倒捋你的毛！講這件事不是我和你調的話，卻是你家少爺錯的。他只以為傷小孩子的性命，有損陰功，不曉得三小姐帶著肚子，到了男家設被那邊看破，退了回來，丑聲四播，有氣性的女子，豈不要自尋短見，這一死倒是兩條性命。現在雖然傷一個孩子，卻救了一個大人，功過足可相抵。倘袖手旁觀，倒反有見死不救之罪呢。」賈少奶道：「照咧！我也這般說。無奈他這個吃狗屎長大的，肚腸掉不轉來，言之令人可恨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提起老娘，我倒知道一個，就住在新開，去此並不甚遠，據說手段也著實有些，人家遇著難產，都請教她，可知不是劣手。她與我家二姐相熟，明兒我打發二姐去替你接頭一句，或者陪她回來，也省得你將軍出馬咧。」賈少奶大喜道：「如此妙極了。請你明兒一定要替我請到，不可誤我事的。」媚月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賈少奶十分興起，又裝好一筒煙，請媚月閣吸，媚月閣仍讓她先吸，於是賈少奶吸了四五筒，媚月閣也吸兩三筒，方端整吃夜飯。二人剛欲舉箸，那三小姐已用罷飯過來找賈少奶了。媚月閣看她，果然生的人材出眾，體態苗條，唇不塗脂而自紅，眉不染黛而自翠，油頭粉面，花氣襲人。雖係一雙小大腳，走幾步路，自有一種嫵娜動人的身段。所穿衣裳，亦頗修短入時。仔細看去，小腹上略見膨脹。若非須先點穿，一時倒還瞧不出她懷著身孕。賈少奶見了她，慌忙站起身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一同用飯罷。」

三小姐笑道：「我已吃過好一會咧。皆因曉得你夜飯很遲，所以特地挨了半天才來，不意你這時候剛正吃呢。」說時眼睛帶著媚月閣。微微一笑■開。媚月閣暗贊好眼風，真是個天生尤物，無怪乎有此一段趣話。當下賈少奶忙替她二人介紹，彼此點了點頭。三小姐說：「姊姊們快用飯罷，我是來慣的，不用客氣。」阿寶倒了茶來，三小姐連稱謝謝。這邊賈少奶二人吃飯，三小姐自己照照鏡子，摺摺鬢發。媚月閣一看，就曉得她是個善於修飾之人。等她兩人吃飯已畢，賈少奶笑向三小姐道：「對不起妹子，老等我們了。」三小姐笑道：「姊姊你下回再這樣客氣，倒不像當我自己妹子咧。賈少奶忙道：「好妹妹休生氣，姊姊的話講錯了，快請房裡來罷。」

媚月閣看她二人親熱之狀，心中暗覺好笑。三人到了房內，賈少奶、媚月閣二人有規矩，吃飯之後，還須吃幾口消食散。三小姐便坐在床沿上，三個人說說笑笑，呼呼吸吸，不知不覺，已到十二點鐘時分。媚月閣暗想：這時候天敏快回家了，自己還沒同賈少奶講過五百塊借款的話。因有三小姐在旁，不便出口，意欲待她走後再談。不期三小姐懷著滿肚皮心事，對人佯喜，背地含愁，此晚想與賈少奶從長計議，這裡少爺既不答應，不知可能設法，另借一個別處所在，自己情願多貼幾個月房租，礙著媚月閣，同她還是第一次見面，不知她口頭緊不緊，能講不能講，又不知她與賈少奶交情如何？賈少奶不開口，自己更不敢提起此事，也想等她走開之後開談。二人你挨我。我挨你，兩下都不動身。看看快一點鐘了，到底遠的挨不過近的，三小姐家住隔壁，媚月閣住在卡德路，離此較遠，又擔心裘天敏回家等她吃半夜飯，見三小姐並無走意，自覺耐不住了，只可對賈少奶打個暗號，說有一句話講，將她招呼到對面房間中，問她少爺帶的土幾時可到？五百塊錢能否著實？賈少奶說：「這土是托香港輪船上水手帶的，聽說就在這幾天內，可以到了。若能馬上脫手，一定不誤你事。現在我也未能著實，但無論如何，一有消息，我立刻打電話回音你便了。」

媚月閣點頭稱好。賈少奶又叮囑她穩婆之事，明天千萬不可有誤。媚月閣說決不有誤，明天我一準教人陪來見你就是。二人重回對房，媚月閣向三小姐道一聲明朝會，才下樓仍坐包車回去。路上好不性急，車夫雖跑得飛快，她還似乎太慢，因她見時候近兩點鐘，料定天敏已回家，等她長久。豈知到了家中，一問二姐，少爺可曾回來？二姐回言尚未。媚月閣不覺暗暗稱奇，心想戲館最遲一句鐘散場，他不該這時候還不回來。我看他出門時節，就匆匆忙忙，說什麼有人請他吃晚飯。但晚飯有晚飯的時候，何須如此早去。當時我因戀著睡，沒問他一句。現在他又一去不回，倘他岔出，什麼事不能早回，也應打個電話來家通天一聲。盤問二姐，覺並無電話前來。媚月閣更覺生氣，暗想時候到了，我在外面，心思不定，恐他在家等我，急於回來，他倒好定心的宕在外面，不管人空房寂寞。這還是小事，我恐他又勾搭了別的婦女，不知躲在哪裡旅館小房子中，心熱之際，難解難分，得新忘舊，是他們做新戲的老門道，已無疑義。因此越想越氣。

媚月閣脾氣本來大的，又加在窮困之際，常言窮人氣多，她等等天敏不來，無名火不免愈升愈高，想這種人全無心肝，我也知道，但我待他不薄，他不該如此還報我。其實也是媚月閣想不穿，她沒想想自己從前在妓院中的時候，有多少客人，傾心於她，要什麼是什麼，待她真比待娘還孝順，她何嘗有一點兒真情回報。所以天敏不過替她從前這班客人們報仇罷了，何足為奇。講到天敏今兒，究為著何事不回，書中卻不能不大略交待幾句。皆因天敏為人，諸位看過前文，諒都知道，他豈是相識一兩個女人所能愜意的。平時除媚月閣之外，常有兩三個女人搭著。從前他本與王漫遊等，設著個機關部，專為窩藏婦女之用。後來被外邊人男堂子三字名義，叫得大了，恐給巡捕房知道，出來干涉，因此自己識趣，早為取消。然而他們機關部雖已取消，那軋餅頭進行，仍未中止。

媚月閣這邊，猶如她是正室。其餘都是姨太太。因媚月閣手頭鬆闊，很可依靠得住，其餘各人有錢的自然要刮他幾個，沒錢的有時候也不免自挖腰包，所以他雖有數百元一月進款，仍舊不夠開消，就為他漏洞太多之故。外間人都知道他媚月閣，媚月閣卻不知他有外間人。因從前天敏當媚月閣泰山之靠，枕邊雖海誓山盟，答應她不近二色，故無論如何，必須瞞著她。有時要想偷偷摸摸，也必須預先在她面前，說一句鬼話，或趁她落空的當兒方敢出去做賊。否則說定時候回家，連鐘點都不敢錯誤。近來天第見媚月閣的泰山變了冰山，眼見她一天天溶化下來，暗想再往後必有山崩海塌的日子，自己既靠她不住，還須未雨綢繆，不可臨渴掘井。所以他早已留心，想物色一個可為媚月閣替身之人。無如近來新劇家三字，已不比當初，上流婦女，都曉得他們的能為，沒人再敢請教。現在跟著他們混鬧的，盡是班不上不下之人，外觀雖佳，內裡盡是空空如也。照媚月閣這般身份，外間固然很多，但要讓天敏轉念頭到手，卻也頗不容易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